

唐荆川集

續五

庫文閣内			
四	三	漢	
函	五	書	
九	七		
架	六	類	
	二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函	五	書	
二	七		
三	六	類	
架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76	
冊數	12 (11)		
函號	316	150	



唐荆川先生續文集卷之五

序

右編序

淺草文庫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碁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碁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

事理亂成敗愛惡利害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
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
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
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
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
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
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
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
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附序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
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
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
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
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
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
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
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岩壑而龍光於
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
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

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鑿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
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詛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
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
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
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
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
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
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莫不
有法而况於書乎然則又况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
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
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
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
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
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
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
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
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
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

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雜編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籩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為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焉以為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蔑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鑿十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脉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為賾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為之者也。以為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故名之曰雜編。

福建鄉試錄後序

代作

竊聞化之隆也候於遠治之衰也候於近。周文王壽考作人而汝濱江沱之間至於田野武夫皆可為干城腹心及周之衰則自溱洧之郊密邇王畿且學校墮壞士人挑闥而缺於禮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兔且子衿並列于風豈非以遠近為候與今閩粵去

畿甸最遙乃士人蔚然有章採禮樂之華掇仁義之
精其經術直與鄒魯相抗而文采或過焉於戲此所
謂候諸遠者乎蓋自我

高皇帝取閩時曾不血刃而八郡嚮風山珍海錯海
外竒寶方軌而走於中國下至蠻谿蠻壑皆得脫去
桴鼓之警而修其俎豆之業者且百餘年今

天子又方懋德建中以仁義禮樂鼓鑄區宇漸濡煦
沫冒于海隅是其人文之化鬱於古而盛於今有不
然與說者謂文王國於岐豐而江沱汝墳正直其南
故詩人歌之謂之二南言王化自北而究於南今

京師古幽薊之墟當中國良維閩粵當巽維亦直其
南觀之天文北極執斗樞以旋轉六合而閩粵在東
甌之宿近太微明堂之位北直斗柄又大海首起于
東北而其委在東南潮汐相應天地呼吸之氣相通
由此言之天運人事殆有符應者乎故必以閩粵之
盛爲天下文明之候而不敢以繫之一方之開塞也
夫多士者不啻古兎且野人之儔也旣與山珍海錯
並輸於

天子豈不有魁梧瓌偉之噐可以當于城腹心如兎
且野人者與則世有歌頌

天子作人之化其必以閩粵爲二南矣多士則未有聞於世矣乎

鈴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置之好逑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之遁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爲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翁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

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廬而公獨引身鈴山之隩堅苦績學以邃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年故其爲詩多道岩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僚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爲詩多紀留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

發之也遲自是大禮樂典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
虜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密授廟筭罔不奏功往
往自爲詩以紀其盛至于一時人才公所獎拔而布
列者亦彬彬然畢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
留院稿使郢稿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
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爲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
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杜少陵
一老拾遺偃蹇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爲詩多
紀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爲少陵詩譜以論其世
况公詩所紀當世之故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爲
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爲時政記亦
可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
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
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
公之子東樓亞卿旣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
而屬某爲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
言詩者嘗侍公於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
鍛鍊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某對曰
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
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

我而敵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
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
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
係於談世故之大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爲鈐
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矣總而題之曰鈐山集
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爲
公之相業鈐山深蓄之力也夫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
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
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
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
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
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
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
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
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
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
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
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曼曼然一往而不復是繫腐木

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鉅釘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倨也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訛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思近將刻集以傳而請

序於余思近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思近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鞀鞀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音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闢百餘年之塞而泮剗兩江烽燧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駑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

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蹇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
竒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
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沓南
徃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
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
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
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
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
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爲東
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
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况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
呼士不能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
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
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
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
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贈張方士序

儒者詆老氏有生於無之說而聖人無聲無臭之密
旨遂亦不傳於世於是修之而爲名檢氣節文之而
爲辭章經術雖萃實不同其失聖人之旨均矣竊疑

二氏專求之靜虛縱不能無毫釐之差其去聖學要
之較世儒爲近於是讀其書問其說於其徒則往往
旁門曲見狗象執有益亦失所謂老與佛之旨矣非
特儒者爲然也已而因西蠡蔣駕部以會蜀人張方
士自言常遇異人於襄陽叩其所傳一以無爲爲宗
得其神氣出入之門而守之以至於坐忘而後爲妙
參之陰符道德無不吻合可謂得老氏之髓其於禪
嚴圓覺諸佛氏言亦若符契然則爲二氏學者蓋未
嘗無人也吾聖人無聲無臭之旨倘亦可求乎余是
以贈之以言使爲老氏學者其無疑於張君之說而
學聖人者其尚求所謂不傳之密旨而毋徒安於名
節文辭之學也

記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

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
見關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
朝立廟于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爲廟碑中明年
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
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

于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
之功命有司立廟于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
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也吳侯讐國吳不宜
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爲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
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
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
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爲吳可與爲援而
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侯忿然
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
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域
之資必不爲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
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
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
滅吳豈有所私讐于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
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
使吳民一日尚困于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
侯非讐吳讐其爲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爲亂賊於吳
者所以深爲吳也侯本欲爲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
資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
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爲

亂賊於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爲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恠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以爲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爲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強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甚之然，則諸公之爲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蹟，增之，式郭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揭揭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爲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隲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島首海宄，兇遜再生。競爲長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夷刀如雪，手拏不展。渠魁倔強，悉就烹齧。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寔徼侯福。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巽隅。

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踞蟠，天陰髣髴，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么麼小醜，求鎮不起，郡人入廟，踊躍歡喜，競如赴敵，強跳弱起，誰鼓舞之，侯有生氣。

胡質棺記

書傭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質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

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質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蚕絲牛毛之萬一，而質所爲，則蚕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質則予事無與成，然質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質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

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貧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離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旣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貧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貧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旣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一杉棺以待長休貧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貧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貧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貧也。雖然余旣以披閱點竄爲離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貧之碌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祭文

祭有懷府君文

顧之不孝罪惡深重居常不能承順顏色臨病不能
盡心醫藥以致先考殞歿終天之痛無所復言每一
哀至恨不即死早侍先考於地下行復自念先考百
年門戶付托之重苟活至今顧平生頗無富貴之心
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內外兩承
朝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於三月間赴京顧世事
之安危休戚不敢知此身之禍福利害不敢知苟時
有可爲不敢不竭駑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身
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幾此先考之所以垂
教而順之之所以自立者也

祭祖廟文

伏惟我祖宗世以忠厚傳家末嗣至我先考克繼世
德而益修之順之少事先考見其孜孜惻怛雖一縷
蟻草木亦不忍傷順之欽承 勅命視師浙江顧生
殺誅宥有 天命 君師在順之不敢專但念祖宗
一脉之緒必不肯輕以人命易已功名至于不得已
而後殺之謹此告知祖宗伏惟昭鑒

祭楊細林年兄文

禮經有兄弟越在他國而生不相識死則爲位而哭

之之禮同年之誼比於兄弟惟僕與公辱同登於戊
子而未嘗展賓階之儀未嘗通束修之問聞公死而
哀之亦可比於兄弟不相識而哭之之禮矣乎僕雖
不獲奉教於公而交於公之子祠部君祠部君尚友
四方之士而尤繾綣於余蓋公家庭議論不鄙夷余
之故祠部君嘗自南都歸公刻期而望之過期而不
至則公形之夢曰吾子留唐君所也已而果然夫公
意其子之留吾所而至於形諸夢祠部君果留吾所
而至於符公之夢則公父子之於余可知矣然則公
之知余非特以同年之故而余之哀公蓋亦不專於
以同年之故矣公博雅爲儒宜其可以俯拾青紫而
竟蹶於南宮之試庶敏爲吏宜其可以坐致通顯而
卒困於州郡之職蓋所謂厚積而薄發以遺其諸後
宜乎禮部君之蔚爲聞人而諸子之克世其家學也
然則公其可以無憾矣余之文非特以哀公其亦以
慰公也夫

祭孫南野太僕文

公之先人以侯樹勲侯雖不嗣猶大其門數世之後
遂以儒顯顯惟邁跡亨衢是踐人皆謂公出自統禭
公之居官一如寒窶馬羸衣敝何履之素約已奉法

繩地而步問公之官囊無餘蓄問公之家亦有夏屋
公瘠於官不繫其家晏嬰鉅族且無掩殺公裕於家
不繫其官子荆居室苟合而完刑曹郡守外臺大僕
孰云宦成節則愈確公無渝節衆有好醜一忤於世
自反何疚欣然歸來燕居恂恂室無姬侍庭無雜賓
尤避名勢逍遙角巾鄉人見之不知貴人余辱於公
爰締婚媾媾媾則新交誼則舊兩家相望里閭之間
匪朝伊夕載往載還余厭紛囂公耽恬寂真率之會
兩心莫逆方期與公共保歲寒胡奪之速忽焉蓋棺
公之云亡論在鄉評請祭於社曰鄉先生死而不朽
公則何憾老失良朋能不我嘆表公之墓豈足彰公
庶無愧詞僉言實同春還隴樹公窆有期陳此薄奠
文以侑之

祭胡評事省齋文

嗚呼事有至急者病而需艾溺而需瓠是也然當其
膏盲無虞則三年之艾等於腐草舟楫足恃則千金
之瓠輕於敝帚自公之存東南承平且二百年戴白
老儂不識兜鍪及戟爲何物縉紳學士相與弄筆墨
婉孌嬉游而已公方且日夜經營乎縱橫韜鈴之變
每賓客滿座談鋒迅發真若旗鼓相對霆電交織何

其壯也然持三年之艾而貫於飽食健步之人懷千金之瓠而樹於安流穩楫之時則言者類於迂濶聽者厭其強聒一旦盜駭海隅毒滿郡國上官諸公乃始倚公以計謀而公頹乎老且病矣公既死海氛益張謀夫喑啞于是向之婉孌嬉游目公爲迂濶者皆凜凜愁不保其孥相與注心聚耳冀公之一強聒而不可得嗚呼此何以異於膏盲亟矣而適喪其蓄艾中流失船而又碎其一瓠也哉其時之不遭乎公公之不遭乎時也然公之子亘公嘗教之武舉而習聞乎家庭謠鈴之說則夫效三年之用而收千金之賞又安知不在後人也耶某因祭公而叙公之存沒繫乎時事者若此他可畧也惟公享之

祭弓矢文

天實生乎五材人爰作乎五兵顧明昏之異用則或替而或興惟及遠而洞堅尤弓矢之爲利有事則以戰勝無事用諸禮義匡四方之宿心竊有異乎斯技少多疾而未能深自慙於游藝屬園田之再返幸旅力之既閒謝冠簪于北闕學馳獵於南山審機括於心契獲縱送於口傳旣耽玩而忘倦遂拈弄以經年賴明靈之默贊似有牖乎余衷時絃鶴之應聲若迅

呼于順風茲歲終而告成嚮明靈以徼福雙有適于
力巧一無誤于手目尚進藝於德途中此心而爲鵠
惟明靈其享之

祭六纛司旗牌司刀之神文

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云並用而上帝好
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
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闔外之臣必
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
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
兵六人實爲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

照鑒

祭刀文

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
輕用某欽承

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爲用刀之始敢告司刀
之神伏惟照鑒

狀

程少君行狀

程少君者新安岑川里人也諱楷字良式遺拙其號
也新安程氏之先名靈洗者仕蕭梁時有功封侯死

謚忠壯公凡新安之程皆本忠壯公而徙岑川者則自誠始誠四世孫瑞瑞生祚祚以子官封御史自忠壯公至封御史君支派散別移徙毋常居然世次則可譜云封御史君娶曹氏而生三子長君名相仲君名材爲御史而少君最少子少君幼樸魯人以爲不慧大父瑞獨心竒之曰是兒類我我少嘗如是少君稍長益踈散不喜事獨常之沼上觀所蓄魚爲樂封御史君弗善也然心念大父言欲試之乃使之應鄉中役以微觀其能已而鄉中役稱辨鄉人以爲少君不苛而事辨則始相與推擇少君而封御史君亦始喜少君之能任事也後封御史君老曠仲君宦長君且多疾家事一決于少君少君有所規畫無弗當封御史君意封御史君又益喜新安土磽狹田蓄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爲賈而程長君少君亦間出爲賈他賈人率婁數重錢心計極毛釐然占所進貲顧或反薄少君兄弟長者大度抄筭計嘗東賈吳北賈魯迺吳魯人皆樂與少君兄弟游益就之故程氏賈行吳魯間占所進貲更多他賈人長君賈張秋久人或言已死是時少君罷賈休家聞之亟往訊長君則長君故無恙大驚喜竟與俱歸長君歸而後

復賈清泉少君則又從長君居清泉初仲君爲御史時勾檢內帑財籍至是仲君死內帑財物失闌出入事覺主者窮本坐程御史事下歛縣案御史罪狀而御史已前死法當原有司誤論程御史家坐徙迺悉逮繫程御史家於歛縣獄鞠之而少君時在吳吳人欲謀匿少君母往俱繫爲也少君曰父兄在吾焉所匿且我家故無辜迺有司謬論之我左右營救可竟白也即不白我何愛一死以徇父兄亟馳歸抵家會事以前解少君卽面數有司有司不能難其慙直如此少君之居清泉也病痺歸且愈矣後繼往復病痺歸歸益病不治竟死少君死於嘉靖甲申五月十六日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少君爲人淳質無所猜對人輒見肝膈人或愚之終不爲變諸嘗與人言事恣意語無隱人陰屬之曰若母泄我語乃君竟泄其語用是觸人忌諱人亦廉少君無他腸不深疾之而少君亦不以語洩故遂自懲閉口也他事又恣意語無隱如故而人乃益推少君性直云聞宦氏子弟矜耀者則曰唉我兄爲御史時我常恐人謂我御史弟指目我我迺深自避匿迺今何爲詡詡然若揚錦而招於市者吾羞之家僮嘗病疫或請禳少君怒曰疫無鬼

即禳何益使疫有鬼吾且升之遂不禳疫亦竟止少君雖游于買中然喜文雅自爲兒子受論孟小學書於塾師誦熟之及游吳時慕張君東海之爲人也張君者松江人善詩字字尤工程少君乃學張君字至或罷眠食居常以手畫腹及堵間作鈎剔狀卽又學張君所爲詩諷詠之其妻宋安人諳曰君寧當作老博士耶少君笑曰汝謂必作博士始事詩書耶少君死後四年有子曰烈始舉進事爲工部主事會

天子加恩海內廼贈程少君爲工部主事如其子官云始烈少而材少君教之書烈性剛負氣少君教之曰汝治汝性卽不治汝性讀書奚益故烈爲工部有聲少君之教也少君子三人點烈黔一女妻某人孫男三人應軫應陽應彩少君旣得贈官烈乃涕泣而言曰嗟乎先人卒烈幼賤不能以有章顯也廼今蒙先人餘業與從縉紳先生之後又幸徵天子恩澤光我先人苟又墮先人之懿行不載罪莫大焉於是搜戢往事口授其友人唐某某受而書之如右

銘

封孺人莊氏墓誌銘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戚於鬱庚子冬余以狂謬俟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寢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旣蒙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瘡則不復肉矣未幾母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蓋醫家悲動肺之證也每淋輒暈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臃腫瘕泄百痛間作旣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爲女縱得所歸而已且旦暮死不能終其奩具禱稅之事以爲鬱鬱雖其病必不起而其蹙之也則若以是然者叢三不可解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已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永州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爲編修以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囑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廿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嘆以爲能婦余癖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爲之綜理也余最迂僻寡合入門則歡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

父母之慕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
禮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廿餘年之歡未嘗
一日輟其母子之戀其所爲父母家計者毘毘焉悉
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也其教二
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予其封十五六年
余未嘗爲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謫
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
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
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歷
于其夫有官之累然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蓋不
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常則然也孺人卒於鷄鳴時燭
入則漸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囑余者
曰吾身後而當爲計則然又曰篋中衣以歸二女餘
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畝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解
者又不獨其疾時及瞑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性
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說若有契
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塋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之
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大致以見
孺人之平生子一人鶴徵聘萬氏禮部主事思節之
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臬則

卒之前一月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姑任宜人之墓。而先一年，則余弟婦窆焉。孺人事姑六年而姑卒，其妯娌間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誌中矣，故於孺人之葬也，爲之辭以慰之，曰：姑於是只，媿于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

雜文

工部侍郎顧璘誥辭

朕祇二聖懋建寢陵，雖徒邑置園，已擴藩維之舊。而豐碑大隧，未崇無上之規。義取必誠，朕不敢儉。顧式昭軌物，裁自朕心。而董課章程，須資石畫。爾工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璘，以宏才素勁，逸氣望于江東。邇者伏節褰帷，奠茲南服。飾吏事以文學，衆論久歸。借小宰於司空，朕心簡在。昔灞上之役，僅及因山不墳，而曲亭之營，至于難大。夜作或靡，而不就或約，而難遵。惟爾節羸，縮以輸材。量簡繁而作衆，遂使三泉下錮。倏若鬼工，百雉外環。屹爲天險，嗚呼豐沛。湯沐之邑，昔賴底綏。鼎湖劔寫之藏，茲惟鞏固。恪勤屢敝，報資用彰。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爾尚底於厥績。慰朕孝思，經營告成。爰効股肱之力，大僚有報。益輸夾輔之勲，往惟欽哉。

父

昔詩人美召虎宣力江漢之間本之文武而當時策
勳懋賞亦上及召祖著於大雅以爲美談朕嘗嘉悅
此道今工部左侍郎璘爲朕經營顯陵是璘有勞于
我二聖也爾封吏部主事某則璘之父朕不忘詩人
召祖之義是用有以報爾惟爾含章可貞積善是寶
不當其身發之于子翊我國家特贈爾通議大夫云
爾其有知尚欽承朕命

母

惟爾封安人楊氏乃某官某之母嫺于內則以有令
子 朕曩者祔安 慈聖懋建 寢園傳不云乎帝
王親以及親以廣孝也矧璘寔董茲役懋著勞績
慈聖之靈亦昭鑒爾是用推及其母贈爾楊氏爲淑
人錫類之恩惟璘亦有劬勞之報時乃休哉

祖

傳不云乎積厚者流光高門之祥效於三世爾顧誠
乃某官某之祖操行鄉閭不求聞達亦既有孫服勞
王家朕茲贈爾爲工部兼云嗚呼積善之慶豈惟其
身是圖惟其子孫之紹匪躬之勤豈惟其國是爲惟
其祖先之光爾尚服茲休命

祖母

令甲自三品而上得推恩其祖父母以優勞臣廣孝道也爾陸氏乃某之祖母陰德克備高年令終列鼎之養沾於生前彤管之褒久而無斁茲特贈爾為淑人尚歆承之

妻

昔在周時諸侯累功積行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鵲巢之詩所為作也爾某官某之妻某氏媿德君子閑於厥家有雞鳴解佩之誼朕用嘉爾茲封為淑人嗚呼闕狄之錫旣彰爾賢石窳之賢尚期于後

王御史毅齋誄

余讀毅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于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柰何獨罪奄哉余旣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為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為其虺忽焉為蛇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為國妖讖公為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叫閹變豈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為防噬臍何益黨錮甘露豈一朝夕

虎豹狴狴九關帝居獻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
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
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
筋絕骨鑠始繫詔獄免歸故郡謂奄可矣而又欲甚
再加之罪百計捃摭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質
猶不及額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奄即誅
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東山次且
其行竟終牖下繫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爲御史上章
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奄
煽霍冤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迨奄旣誅彈冠
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則奄之霍猶尚可逭彼奸
之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鼯鼠何世蔑有天災日晶
潛形縮首雨晦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懼其否
小大往來陰陽纏糾再拜誅公我心孔疚

隋司徒毘陵陳侯像贊

嗚呼奸雄欲發必先所忌其始或同終則必異文若
于曹演芬于李雖暫相託卒繼以死法興初起寔附
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匪沈是同維隋之故忽圖
不軌中道垂牾一賊一臣勢豈兩並非沈殺侯則侯
誅沈克數未盡侯卒就屠其身則亡義氣炳然雲頭

墜矢聖所不言杜伯之事理蓋有爲維侯精爽千載
勿渝後有奸者視侯陰誅

書題平樂知府伯祖祠詩後

吾鄉自國初以來中科第爲達官者幾何人而以名
宦見錄於國志如平樂公者不數人焉何其難也嗚
呼非其誠心愛民潔已何以及此今其子孫雖淡泊
然清白吏子孫也固有餘榮焉使公當時亦與衆同
汙其子孫紈綺驕侈如他仕宦之家則有之矣安能
垂名皦日如今日也哉此孔子所以致辨于齊景夷
齊之間有志者必不以彼易此而吾唐百世子孫所
宜鑒也旣題公祠因志所感於後

運使黃慎齋像贊

戶部憲卿之祖

嗚呼丞倅宦歸珍貝滿屋公二千石廩不贏粟鄉吏
廩哮亦猛于虎公官四品歛若處女倚勢浚賄沒身
則止門衰祚薄亦有餘耻公沒卅年清風未已誰克
嗣之不在孫子

殷教官石城像贊

八舉不第而貢於庠一官不試而歸於鄉胡爲乎其
進之遂巡其所不能必者人胡爲乎退之銳果其所
可必者我遂巡其進非才之病銳果其退維志之遂

蓋我之可必者終不以易乎人之不可必者也

某教官像贊

為隱士不如為校官為校官不如為顯宦世人之論則然而君去彼而取此者豈其數奇則然蓋君之心則亦以為高牙大纛之榮不足以易其詩書庠序之樂詩書庠序之樂又不足以易其清泉白石之適也耶是君之所以去彼而取此也歟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恠既欲往觀之則已火矣已而麟陽趙邑侯購得摹本余驥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登太華之顛危峯怵目愁不能下眩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東廓隱几而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騁其趣之所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比之此書猶為拘攣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世固有不及經則不合道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既大而摹本亦絕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陽既得此本乃付黃生道使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呼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覽王龍溪致知議畧

世間茅葛議論已自充塞更無一片寸草不生地步
王老於其間又番窠倒臼又撰出一種馭氣攝靈一
息一息等語又是一場捏怪且三教之說正苦分也
分不清曰其息深深曰反息還虛曰向晦入宴息扯
來扯去又却攪做一團糟此等語言自謂洩却單傳
秘藏却起世間鉅儒諸老先生無限爭端不止如曩
時實格物而虛致知之說也昔時已病其推儒入佛
今且病其推儒入道異日王老又將費力分疏越分
疏不下此時當服老拙履中之億耳王老試觀爲此
語者其會得王老宗旨其會不得王老宗旨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玉臺翁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
妙罕能兼古今能知康節之詩者玉臺翁一人而已
雖然所謂別傳者則康節所自得而少陵之詩法康
節未嘗不深入其奧也康節可謂兼乎二妙者也南
江王子深于詩法者也間以余言質於南江南江曰
然龍溪王子蓋有得乎詩傳之意者而亦未嘗不深
於詩法也索予章草余爲舉似繫壤集數首龍溪蓋
素以余論詩爲然者也雖然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字

亦詩也其亦有別傳乎有草勝之法乎而余兩無得也龍溪亦何取乎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只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蓋當登金焦之顛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

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真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常蘇州之高縈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真眼恭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爲作詩計也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大則虞庭禹水稷稽臯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斲斤削鋸解鑿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

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釋氏亦云譬如笙篪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書河圖洛書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爲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爲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爲木鬯達者必堅凝故四爲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

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君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爲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于此乎員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隅陽

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員左旋而方
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
相久遇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
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
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
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充造化之精
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
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
者下之一也此充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
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
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芽在下以天地
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鍾之管
在修養家則陽氣發于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
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
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
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藏潛者非謂有時
而發用也即發用而常潛藏也在其下者非謂有時
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
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
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

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知命說

余貧不能具樓船惟一敝航艙中高僅兩尺許乘以出入率偃僂盤辟而坐親友或爲予慮曰航往來率爲人辱侮汝故郎吏也盍少自異焉不見霸陵醉尉耶余笑曰若爾則路中當無一航耶且吾能舍垢久矣即侮何害自是出入凡三四年日日由坦途中不見航之難也嘗泊陳渡舖家人取路傍一碎磚偶鋪

人出欲詐焉乃謾曰是官墻磚也汝安得盜之亟呼其群黨將見磚群黨中有識予者指曰是某人也是守分不敢作聲勢者吾輩安可詐之衆乃解蓋三年間僅一遭焉然其人又憐予竟不忍侮也或者之說其不足信矣乎已亥歲春予感痰眩將就醫於錫亦以前舟行會友人見而憐之曰汝病苦風且航固不障風也乃假予小樓船易之至藕塘忽有舟橫河而來避之不及偶緯冒其尾蓬其人怒叱曰蠻奴汝不識吾船誰船耶于是勢息然甚目左右盡裸而捕縛牽緯者碎其上下衣因取緯板連扶之又紛紛手磚

石擲舟中人予曰事急吾不可不出時予弟在船止
予曰磚中兄柰何余曰吾不出使磚中船人死柰何
急出船立舳上揖其人謂曰鄙人某也鄙人知罪矣
其人息然且擲磚石如故復叱曰汝何人耶汝謂我
畏汝耶且扶牽緯者非吾意也吾且扶汝耳余遜謝
且曰有損直須奉償耳君何怒焉復取一名帖投之
亦不止也然其人愈張則余益遜謝彼亦無可柰何
又已快意于牽緯者其手磚石者亦已倦怠遂斷斷
緯然去去數十步外猶聞叱咤聲也于時未知其人
為誰既而物色之則豪貴家僕耳所謂群左右者又
其僕也嗚呼航也人以爲率侮于人者也余乘三四
年而僅一遭焉然而竟莫予侮也樓船率挾以侮人
者也人固不敢侮之然余假之僅一日耳而人且侮
之矣豈其繫乎所值而不繫乎其船耶余能免於舖
人而不免於貴家之僕豈其侮不侮固亦繫乎其所
值之人而不繫乎其船耶使樓船遇舖人則固知可
以不侮而航或遇此貴家之僕其爲侮固將不可言
耶俚語曰過分則災豈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
據其分雖航可以無侮據非其分雖樓船固不能免
於侮耶據其分雖三四年可也據非其分雖一日焉

固不可耶然則予欲避侮也其將何從耶夫此一出
入間耳亦若有數焉况乎進退消長利鈍之大者哉
君子可以知命矣余因命酒飲牽絳者且慰曰雖汝
亦命也已而笑謂余弟曰汝識之

論

分法論

差分方程盈朒粟米總是一分法也物有多寡價有
貴賤兩物相形已知物之孰貴孰賤各有定價矣若
使兩物總共若干兩價亦總共若干則兩物混雜雖
則兩物混雜而總價固相差也於是以價權物則因
價之貴賤而差之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
兩物相叅伍之總價若使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
于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則兩價混雜而物數
固相形也於是以物權價則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
之貴賤謂之方程方程者言物價相檢括有定式而
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盈朒盈者
有餘朒者不足盈朒者因其外露畸零可見之數而
推知其中藏隱雜不可見之數以據末穎而窺全錐
也假令物共若干兩價共若干兩兩物混雜而法有
不盡於差分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總是貴物則原

摠價不足若干總是賤物則原總價有餘若干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不足之數乘賤物以有餘之數乘貴物兩物各得其所乘之數以爲實而并有餘不足之數以爲法而各歸之則物之多寡可得矣此分之盈朒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此三兩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兩價混雜而法有不盡於方程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此賤若干彼貴若干則原總價有餘幾何此貴若干彼賤若干則原總價不足幾何於是維乘以齊其數以有餘乘此貴彼賤亦以不足乘彼貴此賤令兩賤自相減兩貴自相減爲實有餘不足亦自相減爲法則價之貴賤可得矣此方程之盈朒也差分以價權物方程以物權價差分露價而混物方程露物而混價露價而混物故以價相轄露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盈朒通乎其間矣至於物有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遂與寡相當賤遂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以粟易米則以粟率乘以米率除以米易粟則以米率乘以粟率除以貴物易賤物則以貴率乘以賤率除以賤物易貴物則以賤率乘以貴率除凡物相易皆以本率乘以所

易之率除謂之粟米者因粟米以名諸物也

六分論

數欲以繁而從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也於是約分之法則以子減母以母減子至於等而後止等數者母子之數所共止齊也必相減而後得之所謂減損求原也然後以等約母以等約子而繁者簡矣數有以少而合多以聚其零散亦有以少而減多以較其多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合而減也於是有合分課分之法分母不同分子亦異於是母互乘千以齊其數假令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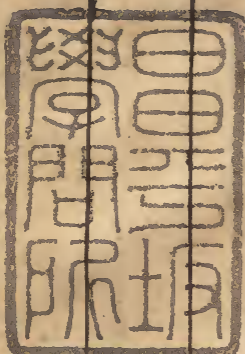
相乘二分之母數本少也與子之二數相乘而爲四則雖少而多三分之母數本多也與子之數相乘而爲三則雖多而少一互乘而衰多益寡之義著矣諸分皆母互乘子而合分則相併以爲實所以爲合也課分則相減以爲實所以爲減也其實有相乘相減之異而其法則皆以母相乘蓋其始皆母互乘子以爲實則其母亦互相乘以爲法也合分觀其所總而聚散著矣減分觀其所餘而多寡著矣數有多寡損益以取平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數平也於是有平分之法亦母互乘子而副置之其一相併以爲平

實其不相併而據諸分之位數凡幾謂之列數名以
列數乘其不相併之分子以爲列元是三位相併則
以三爲列數原是四位相併則亦以四爲列數以三
數乘不相併則亦與三數相併相當矣以四數乘不
相併則亦與四數相併相當矣但相併則諸分總得
其相乘之數不相併則諸分各得其相乘之數耳以
各較總而有餘不足見矣故平實者總也列實者各
也非總無以準各非各無以自準有總有各而有餘
不足見矣列實有餘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減數列
實不足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益數減有餘之列實

益不足之列實皆齊于平實而後止是若齊於總也
於是以諸母相乘猶之母互乘子也亦以列數乘諸
母之相乘者猶之列數乘諸分子也則分母恰與分
子相當以爲法以命平實而諸分平矣乘分者乘法
之有分者也除分者除法之有分者也其乘分除分
皆用通分法假如有銀十兩三分兩之二則無分之
全數與有分之零數相碍而不相通於是以分母三
乘全兩其十兩得三十分帶分子二共三十二分所
謂分母乘其全分子從之也通分則全數與零數均
爲一法而不相碍通分之後乘分則以各通分相乘

爲實分毋相乘爲法除分則以實分毋乘法以法分
毋乘實而法與實之數始相當而無偏亦所謂變而
通也筭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分法之爲
難然必精於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
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

天地之間聚散分合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天
地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而天地判合則氣發洩於
其外判則氣凝結於其中其分所以爲合也無之用
聚散分合而已矣分不分謂之縻軍聚不聚謂之孤
旅然聚易而分難其分所以爲聚也韓信多多益辦
無家以爲分數明也數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聚小
以爲大謂之乘散大以爲小謂之除聚小以爲大則
無畸零不盡之數散大以爲小則多有畸零不盡之
數矣是以乘法省而除法繁乘法易而除法難也



唐荆川先生續文集卷之五



荆川先生集卷五

